

中华风云人物通览

NEHYRWT「任继愈题

刘化绵 陈代兴 李凭



秦汉卷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中华风云人物通覽

任繼愈題



● 刘化绵 陈代兴 李 凭 主编

●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中国数千年著名人物真实面貌的大型史学著述。本书作者力图站在总览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历史哲学高度,对在中华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及其他各类著名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事迹、功过得失及其在当时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和精辟透彻的分析。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力求叙事简洁,语言生动,使全书既有知识性、科学性和稳定性,亦不乏趣味性和可读性,不仅有助于我国广大青年学生、机关干部、部队官兵以及工商人士学习和了解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发越志趣,开阔胸襟,增长才识,为今后迈向更加理想而辉煌的人生作好必要的知识准备,同时对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关的专业文史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史、军事斗争史、文化思想史、经济学说史、中外关系史也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 华 风 云 人 物 通 览

刘化绵 陈代兴 李 凭 主编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20号 邮政编码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军事经济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06印张 4插页 字数4000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250.00元

ISBN7-5430-1611-7/K·17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华风云人物通览

(秦 汉 卷)

本卷主编 岳庆平

武 汉 出 版 社

秦 汉 卷

秦 始 皇

公元前210年盛夏七月，华北平原的一条宽敞的马路上，一队人马顶着烈日，浩浩荡荡直奔秦都咸阳。人马中有一辆做工精巧、可以调节温度的大马车，车内散发出难闻的臭味，时而有蛆虫从车内掉下。随行人员大多以为是鲍鱼的臭味，哪知里边装着的是一具正腐烂发臭的尸体，更不知道这具尸体就是威赫无比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匆匆地结束了其50年的短暂生涯。也许他是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不是吗？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是长生不老，至少要让他亲手创建的帝国万代永存。然而这些都化作泡影，他自己没有长生不老，就连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也在他死后的短短几年就土崩瓦解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

公元前259年初春的一天，正在赵国都城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他姓嬴名政，长大后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

堂堂秦国王族后裔，为何降生于异国他乡？这本身就带有点传奇色彩。

话还得从小孩的父亲说起。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原名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秦太子安国君（即后来的秦孝文王）的儿子。异人在同父异母的20几个兄弟中并非长子，且生母夏姬早已失宠。子随母贱，这才被送至赵国做人质。失宠、庶子、被质于他国作为“抵押品”的异人，在赵国的境遇之糟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颇有政治远见的大商人吕不韦看上了这个处境窘迫的秦公子，认定是“奇货可居”，帮助他巴结当时秦太子最宠的华阳夫人，又把自己的宠妾赵姬献给异人，生下了秦始皇。因此，有人怀疑这位叱咤风云、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拿破仑”的秦始皇很可能就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汉书》的作者东汉史学家班固称之为“吕政”。

不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出身卑贱与否，他毕竟出生于王公之家，这为他成就帝王之业创造了条件。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但继位第三天即随其父而去，异人登上了王位，即秦庄襄王。他继位才三

年也随即死去，接着便由嬴政继位。

当时的秦王政只有13岁。按秦制，国君不到22岁便不能亲理国政。秦国大权全操在相国吕不韦手里。随着年龄的增长，秦王政再也不愿意这一国至尊的权力让别人分享，更不能容忍“强臣弱主”的局面继续下去，他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这种努力是从镇压嫪毐叛乱集团开始的。

吕不韦一直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后称太后）保持着暧昧关系。眼看秦王政年龄大了，吕不韦担心这种关系再继续下去于己不利，一旦丑闻传出，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毁灭。于是他心生一计，将“大阴人”嫪毐收为自己的门客，然后拔掉嫪毐的胡须和眉毛，诈做宦官送入宫中服侍太后。

嫪毐入宫后，与太后私通，很快得宠，被封为长信侯，太原都成了他的领地。太后给嫪毐的赏赐不计其数。嫪毐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借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家有门客奴仆数千，党羽甚多，连担任卫尉的嫪（宫廷卫队长）、内史（掌治京师的行政长官）的肆，都是他的死党。嫪毐在宫廷内荒淫奢侈，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伺机待变。

公元前238年的一天，嫪毐与侍中左右贵臣下棋饮酒，借着酒劲对左右说：“吾乃大王假父也，哪家小子敢与我对抗？”左右见了惊魂落魄，慌忙前去报告秦王政。秦王政对此已有察觉，听到报告后便加紧暗中察访。调查结果，情况果然严重，嫪毐完全是假宦官，不但常与太后私通，并已生了两个孩子，嫪毐还与太后合谋，欲杀害秦王政而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王。秦王政不动声色，寻找时机。此时秦王政已年届22岁，到了亲政的年龄。他从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到祖庙所在的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举行冠礼，礼毕，留舍于雍城渐台。嫪毐认为时机成熟，先发制人，盗用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发军队，发兵攻打渐台，试图一举杀掉秦王政。哪知秦王政早有防备，结果嫪毐反为秦王政的卫队所败。秦王政“车裂”嫪毐并灭其亲族，死党卫尉嫪毐、舍人被流放，与太后所生的两个私生子亦被杀死。

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吕不韦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事实也真相大白。秦王政本想处死吕不韦，但考虑到他毕竟辅佐过先王和自己，卓有功勋；而且朝廷中反对诛杀吕不韦的人也为数不少。于是免除其死刑，解除其相国职务，命其迁居封邑洛阳。

吕不韦到洛阳后，仍然暗中频繁地与六国贵族门

客和国君的使者来往。秦国的国君在哪里？在咸阳还是洛阳？“秦王恐其变”，终于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遣责他与各国使者来往密切，命令他全家迁居蜀郡去，信中说：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蜀即现在四川省，是当时流放犯人的地方。吕不韦自感大势已去，面对残阳落花，便饮鸩而亡。秦王政在他死后下了一道命令说：“今后谁再敢像嫪毐、吕不韦那样，籍没他全家！”

秦王政亲理政仅两年时间，就先后灭掉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消除了秦国割据分裂的隐患，把秦国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起来，为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二)

秦国原不过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相当落后的诸侯国，自商鞅变法后才开始富强起来。秦王政加冕亲政、平定吕、嫪集团后，哪会甘心于只做偏居一隅的诸侯王？在他童年时，秦国灭了东周，结束了延续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的周人统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给幼小的嬴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既然手握大权，何不去实现童年的“梦”，去做“天下共主”呢？于是他“奋六世之余烈”，吹响了统一战争的号角。从公元前23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5年中，秦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混战割据的局面，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秦王政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人。

公元前231年，秦国以数十万大军伐韩，韩国割地求和。把南阳全境献给秦国，本来弱小的韩国更弱了。次年，秦王政又派兵攻韩，弱小的韩国根本无法抵御攻势凶猛的秦军，一战即溃，昏庸无能的韩王被俘，韩亡。

公元前229年，即灭韩后的第二年，秦王政派王翦、杨端和分别率领大军大举进攻赵国。久经沙场的宿将李牧、司马尚率赵军拼命抵抗，两军对垒，秦军进攻一年之久而不能克。秦王政使用尉繚的“离间其君臣之计”，派人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郭开向赵王进谗言，谓李牧、司马尚作战不力，欲谋叛变。赵王听信其言，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司马尚也被免职。继任者赵葱、颜聚本是无能之辈，根本无法和秦军对抗，秦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赵王成了韩王第二。

灭赵以后，秦王派大军北临易水，直接威胁着燕国。燕太子丹决心设计暗杀秦王政，于是派壮士荆轲带上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一带）地图和秦国叛将樊於期的头去献给秦王，然后乘机杀掉秦王。荆轲离燕时，太子丹及其食客们都穿着白色孝服一直送到易水边。荆轲悲壮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到了秦都咸阳宫殿以后，将盛着樊於期的头颅的匣子和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秦王政十分高兴地

拉开地图，“图穷匕首见”，荆轲乘机一手抓住匕首，一手揪住秦王的衣袖，向秦王刺去，但没刺中，被秦王用剑杀死。秦王政盛怒之下，命令对燕国发动总攻。公元前226年，燕都蓟陷落，燕王逃至辽东郡。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攻辽东郡，俘虏燕王喜，燕亡。

韩、赵一灭，和秦国毗邻的三晋之一的魏国便陷入秦的包围之中。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公元前225年，秦大王王贲率兵包围魏国，掘开黄河大堤，水流魏国都大梁，三个月城坏，魏王消降，魏亡。

公元前224年，秦军在李信、蒙武率领下，攻打楚国。起初连续获胜，李信轻敌冒进，长驱千里，孤军深入，反被楚军打得大败。秦王政派老将王翦率兵60万攻楚。开始，王翦不理睬楚军的频繁挑战，按兵不动，待秦军养精蓄锐、斗志旺盛之际，方下令出击。此时楚军戒备已疲，秦军一鼓作气将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楚军大将项燕亦战死于乱军之中。秦军乘胜攻下了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王沦为秦军俘虏。

秦灭五国后，只剩下东边的齐国，齐王建是一个年老昏庸的国君，他对自己的国家早已失去信心，又一味听信早已被秦用重金收买的齐相后胜的谎言。这样秦军在消灭五国后，便兵不血刃而长驱直入齐都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县），齐王建被俘。秦王政把他软禁在一个松柏林里，想苟且偷生的齐王被活活饿死。

从公元前230年韩亡到前221年齐亡，总共九年时间，秦王政便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成为天下之主，此时的秦王政才29岁。

(三)

秦王政继位以来，为什么能在政治上连连得手，竟至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千古伟业？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本人壮志非凡，能思贤若渴，虚心纳谏，不拘一格用人才。

起初，秦王政并没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即位不久，韩国水工郑国入秦劝说修筑水渠。秦国大兴土木，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修建一条长300里的引泾水入洛灌溉水渠。正当工程大规模兴建时，秦王政发现这是个阴谋。原来，韩王怕秦伐韩，派水工郑国入秦劝说修筑水渠，使之无力东伐。秦王政恼羞成怒，守旧的大臣推波助澜，煽动说：“各诸侯国来秦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利益而奔走的？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秦王政听了宗室大臣的意见，认为言之有理，遂下了一道“逐客令”，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

“逐客令”公布后，来自楚国的客卿李斯立即上书反对，力劝秦王政改变这一决定。李斯能言善辩，上书很有分量，鲁迅说：“秦之文章，惟李斯一人”。秦王政看了李斯上书，立即改变了主张，撤销了“逐客令”。大批人才得以继续云集秦国，为秦的强盛献计献策，为秦统一六国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公元前226年，秦王政的统一战争捷报频传，又准备大举伐楚。他问大将李信：“伐伐荆楚，将军需要多少人马？”李信自恃年少壮勇，夸口道：“灭楚有二十万兵就足够了。”秦王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也有点偏信李信之言，说：“王将军老矣，有什么可害怕的？李将军果断壮勇，其言是也。”遂派李信为主将，大举伐楚，结果秦军战败。李信败后，秦王政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亲自赶到王翦家，请求王翦带兵。王翦推说年老有病不能带兵。秦王政立即向王翦检讨：“寡人未听老将军之言，错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现在楚军一天天向西打来，将军虽然有病，难道能看着寡人为难而不管？”秦王政恳求再三。王翦说：“一定要臣出兵，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秦王政言听计从，当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出征时，还亲自送到霸上，最后还是王翦用计打败了楚国。

有一次秦王政听说一个叫顿弱的人很有才，很想召见他。可是顿弱却让人捎话给秦王政说：“大王允许我不施君臣参拜之礼，就可见；否则，不见！”先秦时期，君臣之礼虽不及后世那样繁琐，但还是很讲究的。不施君臣之礼，岂不是对国君的蔑视？秦的大臣们都很愤慨，秦王政反而欣然同意。接见时，顿弱含沙射影攻击秦王政是个“无其名又有其实”的人，还提到秦王政母后淫乱之事。秦王政听了非常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顿弱见秦王态度诚恳，便献出了离间计：“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大王送臣万镒金钱去游说韩魏，使其社稷之臣入秦。”秦王政采纳顿弱计，派他到韩魏，使那里的将相弃暗投明到秦国去，又向北游说燕、赵，用反间计杀死李牧。

又一次，秦王听说有个魏国来的叫缭的人，是个军事人才，就对缭恭敬备至，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但缭认为：“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鸱鸟鼻，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困难时颇能谦恭待人，一旦得志便要随便杀人。此人不可与之久游。”准备不辞而别，秦王政知道后，没有责难，也没有计较措词的尖锐，而是千方百计地将他留住，并委以“国尉”的重任，掌管全国的军队。这个尉缭后来为秦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魏国有个人士名叫姚贾，出身微贱，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本人在魏国大梁还盗窃过人家财物，各国都耻于用这种人。姚贾曾去赵国游说，不为赵所用，被逐出。至秦国，与秦王政交谈，秦王政认为姚是个人才，便委以重任。

齐人茅焦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觉得作为一国之主应当善于给人以仁慈的印象，而秦王政则过于苛刻。他镇压嫪毐叛乱时，杀死了母后所生的两个弟弟，并囚禁母后，诸臣劝谏，皆遭斥逐。茅焦冒死向秦王政进谏：“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于别宫，有不孝之行；纵嫪毐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甘解无向秦

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茅焦的话真可谓“恶毒”之至，然而秦王政却认为说得有理，且吸取了茅焦的部分意见，还立茅焦为傅，又赏其上卿位。

为了统一大业，秦王政真正达到了求贤若渴的程度，这就为秦国招揽了大批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国的胜利，是人才竞争的胜利。

秦王政不仅重用人才，而且调动了广大将士的积极性，其有效办法就是实行军功受爵制。

——士兵能够获敌国甲兵一颗首级，赏爵位一级，给地一顷，住宅九亩，“庶子”一人，并可以做军队或衙门中的官吏。

——将官打一次大胜仗，大官可赐爵位三级，高级军爵，还要赐虎、豹、兔、狐等。

——国君的宗族无军功不能入公族簿籍，不能享受宗族特权。

——打仗时，五人编成一伍，五人中有一人逃跑，就要加刑于其余四人；如果五人中有人获敌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其徭役。

军功受爵制的实行，打破了过去那种世袭世禄的贵族特权。官职爵位的取得，不再完全靠血缘关系，也不再是某一阶级的专利品，只要卓具才干，立有战功，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可能获得官职爵位。这种带有浓厚功利色彩的军功爵位制度，调动了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无怪乎打起仗来，秦军比其他六国军队都勇敢、富有战斗力。

（四）

昔日诸侯割据、天下纷争、战乱不休。今日天下统一、四海晏宁，殊属不易！

为了保住胜利果实，秦王政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公元前213年，秦王政召见群臣，讨论对辽阔的国土如何管理的问题。

丞相王绾建议说：“诸侯刚刚被击败，他们并不甘心，很可能会捣乱，尤其是燕、赵、楚三国，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立诸侯王，恐怕不能镇抚。请把那里的土地分封给几位皇子作封国。”

分封诸侯国，让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军队、税收和政权机构，这是几百年前周武王打败殷人之后所使用的办法。喜欢崇古的儒生们当然觉得王绾的意见很对，于是纷纷附议，表示赞成。

廷尉李斯不同意此见，他反驳说：“昔日周文王、周武王所封的弟子同姓甚多，后来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致相互攻击成为仇敌，周天子权势日削，无法禁止。现在天下统一，应当记住前车之鉴！臣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以赋税重赏诸皇子及功臣就足够了，这样才能保证天下安宁。”

秦王认为李斯的话最有道理，于是就肯定了李斯的意见，下决心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当时秦国所实行的就是郡县制。各郡县官吏由国君任命而非世袭，没有独立的军事、经济及外交支配权。李斯提出要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实际上是使秦国版图扩

大了、人口增多了而已，领导方式照旧，秦王当然乐于接受李斯的建议。

在中央机构的设置上，秦王实行“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就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掌管行政，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监察，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如，丞相地位最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但他不主军事；太尉虽“主五兵”，拥有军权，但军国大计往往由丞相决定；而丞相、太尉又受到地位低于他们二人的御史大夫的监视。这样，任何一个官僚都不能独揽大权，而且每个官僚背后都有监视的眼睛。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及文武百官，也非世袭，而是由国君随时任免。

秦王不喜欢儒家理论，但儒家的“正名”观点他是接受了，“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的“正名”，就是“正”他自己的称号问题。

有一天，他向群臣发表了一通高论：“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实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诛，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圣旨下来，哪敢怠慢？文武百官也都借机歌功颂德。经过一番认真讨论研究后，由丞相王绾向秦王建议尊号为“泰皇”：“臣等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秦王政听了这一建议，并不满意，觉得群臣还没有完全领会其心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作出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把“皇”“帝”两个在古代被认为最神圣的字眼连在一起，表明自己远远高于“三皇五帝”。为了把天下传之于万世，便自称“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传至无穷。

失败了六国的旧贵族并不服气。他们还在不择手段地进行反抗。

秦灭六国不久，有人在东郡的一块阴石上刻写“始皇帝死而地分”，用以蛊惑人心，唤起人们对秦政权的仇恨。

有一次，秦始皇出巡至博浪沙（河南中牟县北），一大力士突然从草丛中一跃而出，抡起120斤重的大铁锤向一辆豪华的座车砸去，车被砸得粉碎。幸好秦始皇不在那辆车上，未被砸死。秦始皇大惊，急令搜捕。可是一连搜了十几天，竟然连影子也没找到。此次行刺，是韩国贵族张良派人干的。

秦始皇深感自己的政权受到了旧贵族的威胁。为了解除这一威胁，他下令将全国各地的六国旧贵族及地方豪强凡12万户统统迁居京都咸阳，目的是要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管束。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可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以免出现尾大不掉、鞭长莫及的被动局面。

既便如此，秦始皇还觉得心里不踏实，几番险遭

刺杀的情景历历在目，何以如此？不就是民间有兵器？如果将民间所藏兵器收缴殆尽，岂不一劳永逸，天下从此太平？于是秦始皇又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将兼并六国时所缴获的武器及民间私藏的武器集中于咸阳，加以销毁，铸成12个大铜人，各重约24万斤，置于宫中。

（五）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局势完全控制住了，政权趋于稳定，秦始皇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如果说秦始皇在政治上对旧的统治方式进行过很多变革的话，那么，在生活上则完全没有不同，亦步亦趋，甚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始皇就已经开始筹划在咸阳大兴土木。每天灭一国，他便派人将此国宫室图样描摹下来，于渭水至雍城一带模拟兴建，并将从六国“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人之”。此时，秦始皇已经表现出贪婪、淫逸的本性，但因统一大业未就，其本性尚处于抑制状态。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和政局的稳定，他的享乐欲望便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了。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兴建阿房宫。

阿房宫又名阿城，其规模庞大，仅前殿就是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唐代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是这样描写的：“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赋中还写道：阿房宫中的嫔妃宫女张开梳妆镜，像天上星光闪耀；宫女们抛弃的胭脂水，可使渭河涨起腻潮；宫中焚烧的椒兰香气，像烟斜雾横……这虽是文学夸张，但多少也反映了其工程之大。据说楚霸王项羽焚烧阿房宫时，大火三月不灭。就是经过了两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今天，阿房宫前殿那高大的殿基，仍屹立于田野间。

皇帝也是人，当然也免不了一死，秦始皇老在想，怎样长寿以致不死呢？统一前，秦始皇无暇顾及，统一后便把企求长寿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上有所好，下有所投。齐人徐福给秦始皇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可以得到长生不死仙药。秦始皇听后，喜出望外，立即根据徐福的要求，派数千童男、童女随徐福入海求长生仙药。

徐福一去多年杳无音讯，秦始皇还是念念不忘，求仙心更切。公元前215年，燕国方士卢生对始皇说：“臣能求仙学道，愿求仙药敬献皇上。”秦始皇立即派他去寻仙求药。

过了几年，卢生回来对秦始皇说：“臣等求灵芝、奇药和神仙，之所以常常遇不到，就是因为物类中有恶害。按照神仙方术，作为人主的皇帝要微行以避恶鬼，避恶鬼真人方至。而人臣知道人主的居处，则害于神仙，所谓真人就是神仙，入于水不沾湿，入于火不燃烧，腾云驾雾，与天地一样长久，今皇上治理天下，未能恬淡生活，请皇上所居宫室不要令人知晓，然后才能求到不死药。”

秦始皇深信不疑：“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

为了求得仙人不死药，秦始皇把自己隐藏起来，将咸阳附近270座宫殿之间全部用甬道连接起来。秦始皇行踪隐秘，连丞相都不知道他在何处。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看到丞相出来随行的车骑众多，很不高兴，后有人告诉丞相，丞相就减少了车骑。秦始皇知道后，认为宫中侍从人员泄露了他的话，于是大怒，下令把当时在身旁的人全部杀死。从此以后，外人再也无法知道他的行踪，他的居处就像神仙一样神秘起来。

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求仙炼药，但事实却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于是他转而营造骊山墓，把生前的无尽享乐和权力带到另一个天地里去，他要建造一个能与地上宫殿媲美的地下宫殿，使其死后继续享有天下，作威作福。

骊山墓的建造，从秦始皇13岁即位（公元前247年）起便开始了，直到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第二年）才被迫结束。

骊山墓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巍巍矗立，雄伟壮观。“坟高五十余丈高，周回五百余”。墓内“穿三泉，下铜而致梓，宫观百官奇珍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油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六）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这是秦始皇在一次巡游时刻下的碑文，意思是要让男的乐于耕种，女的从事家内手工业，各行各业井然有序。表达了他在灭六国后企图恢复社会秩序，安定民众生活的愿望。但是，由于秦的统一是在诸侯割据、长期四分五裂的基础上实现的，国家虽然统一了，但各种分裂、不稳定的因素甚多，加上秦始皇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和享乐的欲望愈来愈强烈，最后不但没有达到“事各有序”，反而走上了横征暴敛的道路，加重了人民的痛苦，给社会带来了灾难。

秦始皇大兴土木，南征北战，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徭役征发。为建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征发的人力就有70万，为伐南越，第一次调发的士卒为55万，北筑长城为40余万人，派蒙恬戍边的士卒为30万，此外，还有修驰道、直道以及其他工程的征发。秦始皇时期，每年徭役征发的人力都在200万以上。

秦时的人口约2000万，也就是说，每十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要去做徭役，除去老人和小孩，成年的居民最多只有四、五百万，这样算来，单是征发徭役就把全国成人至少半数动员起来了，后来，成年的男人全部被征发还不够，于是又征女丁，甚至连尚未成年的15岁少年也要征去从事力不能及的徭役。

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去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徭役，所带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首先是田地荒芜，民生凋敝，农业欠收，而繁重的徭役，频繁的征发，需要大量的粮饷供应。每年征发的徭役就

达200万之多，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宫观苑囿的各种人役，以及保卫官府、宫观的戍卒卫士，所需要的粮饷物资之多足可想而知的。此外，还要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所消耗的物力财力也是庞大的。

为了应付这庞大的物力财力开支，秦王朝不得不实行重租苛赋政策。田租、口赋、户赋、更赋……赋税繁多，仅田租一项就高出古代20倍之多！田赋、口赋、户赋、更赋四项开支，就占农民全年收入的2/3以上，形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尤不足的严重局面。农民劳苦奔波，过的却是非常痛苦悲惨的生活，他们往往只能“衣牛马衣，食犬彘食”。纺绩的没有衣穿，种粮的没有饭吃。全国统一前，人民饱受几百年战乱之苦，统一后，本应与民休息，但秦始皇强迫人民从事繁重的徭役，不但与民休息，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痛苦。秦始皇把人民从战乱的火海中救出来，又把他们推进饥寒交迫的苦难深渊。秦始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秦王朝统治的基础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七）

在繁重的徭役和沉重的赋税后面是严刑峻法。

秦始皇非常崇尚法家的法治思想。亲政后不久，当读到法家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时，就非常赞赏，并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适逢李斯在旁听到，对秦王说：“这是韩非的著作”，秦王于是下令向韩非所在的韩国进攻，必欲延揽为其所用，可见韩非等人的法治思想是何等深刻地打动了秦始皇。

主张法治，应该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是秦始皇把法治的思想推向了极端，使其统治带有暴虐的特点，这就适得其反，加重了人民的痛苦。

秦始皇统治时期，饱读古书的博士，百官之长的丞相，都得不到重用，唯独狱吏受到特别的信任。李斯曾以廷尉（掌刑罚）的身分参加朝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廷尉晋升为丞相。赵高出身卑贱，年轻时曾被处官刑，是个宦官，但由于他精于典狱律法而被秦始皇留在身边，成为秦始皇的亲信，被提拔为掌管车马的车府令，专任狱吏的恶果，形成在全国刑戮妄加，罪及无辜，冤狱遍于寰中的政治局面。

秦始皇不相信经过道德教育可以减少犯罪，仅仅相信实行严刑峻法人们才不敢犯罪，特别是实行轻罪重罚，使犯罪者蒙受几倍于犯罪所得的损失，才能消除犯罪。秦律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例如秦律规定，妻子背着丈夫逃亡，不同情由，一律处以死刑。再如，“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盗一匹马，就要处以死刑，盗一头牛，比常刑要加重，如此等等，都属轻罪重罚，甚至是无罪而罚。

秦始皇将全国人口编入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如果一家犯法，其余四家就要受到株连。除了邻里连坐外，还有家属连坐、部门连坐等。这样，不但把刑罚强加在被认为有犯罪行为的人身上，而且把刑

罚加在同犯罪人仅有法定的连带责任关系的无辜者身上。公元前211年，东郡掉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下令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严酷审讯，但仍没有结果，就残暴地把当地所有居民都杀掉，连石头也烧化了。

秦朝的刑罚又十分繁密，动辄就被认为是犯罪，无端受株连。于是形成“赭衣塞路，圜墙成市”，到处都是穿囚衣的“罪犯”，到处都是关犯人的监牢，仅建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就动用了“隐宫徙刑者七十余万人”，那么成为秦始皇刀下鬼的“罪犯”又有多少呢？

连坐法的实行，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它迫使父子、夫妇、亲友和上下级之间互相告发，造成了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气氛，极大地毒化了人际关系，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是导致某些民族劣根性形成的罪魁祸首。

秦的刑罚极为残酷，仅死刑就有多，如腰斩、枭首（斩后高悬示众）、弃市（将尸首暴露于街头）、戮尸、坑死（活埋）、车裂、磔刑（碎裂犯人体肢）等等。除死刑外，还有一些残酷的肉刑，如宫刑（破坏男生殖器官或机能）、剕刑（割掉鼻子）、刖刑（锯脚）、黥刑（用刀刺刻额头等处再涂上墨）等。

秦始皇“以刑杀为威”，企图通过残酷的刑罚，使人们听命于他，好为所欲为，达到统治的目的。但他的高压政策只能激化矛盾，加剧了其统治的危机。

（八）

秦始皇崇尚法治，认为事皆取决于法，通过法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再加上他认为自己干了一番空前绝后的伟业，因而他的统治不需要儒家的所谓“仁政”来掩饰，如有人非议就给他治以重罪，令其不敢言。于是乎，那些抱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之士就非充当悲剧角色不可了。

公元前213年的一天，咸阳宫里，灯火辉煌，华宴盛开，秦始皇正在大宴群臣。秦始皇开怀畅饮，满面红光。仆射周青臣乘机站出来向秦始皇献媚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疆土狭窄，今天靠东下的圣明武威，平定海内，统一中国，使分裂的诸侯变成统一的一个郡县，永远消除了战争祸害。皇帝陛下功德无量！”

几句话说得秦始皇心花怒放，喜笑颜开。这时，略带几分醉意的博士淳于越听了周青臣的话，只觉得句句刺耳，站出来反驳说：“当年商、周王位能相传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分封诸侯的制度。今天陛下虽然统一海内，而子弟却为匹夫，一旦臣属起来造反，有谁来捍卫朝廷？行事不学古代而能长久的，从未听说过。周青臣当面奉承，使陛下继续犯错误，不是忠臣！”

淳于越的直谏，使秦始皇大倒胃口，不觉怒火中烧，但还没有发作。在一旁的丞相李斯却按捺不住，站出来指斥淳于越是“迂儒”，并抓住他“师古”的

言论大作文章：“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因袭，历代的统治方法因时而异。今天陛下创统一之大业，建万世之奇功，哪里是这批无知的儒生所能理解的。”他看了看始皇，继续说：“如今天下统一，法令划一，这群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代，以古非今，这完全是存心诽谤当今之政，迷惑煽动百姓。”李斯进一步以煽动的语气说：“现今皇帝已统一天下，区分是非的标准已定，可儒生们仍然放肆地攻击国家法令，每听法令下来，就议论纷纷，在朝廷内口是心非，出外就参与街谈巷议，攻击皇上，沽名钓誉，标新立异，抬高自己，率领下边群众造谣诽谤。类似现象如不禁止，上则危及皇上权威，下则会形成朋党宗派，应严禁才对。臣昧死建议，非秦史书皆烧之，其他先秦古籍听准中央图书馆作典籍收藏，民间不可收藏，如不烧书者，脸上刺字，罚作苦役，有敢三三两两一起谈论《诗》、《书》者处死暴尸，医学卜筮种树之书不烧，如想学法令，应拜官吏为师。”

李斯的话把问题提到了非常严峻的高度，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秦始皇对儒生本来没有什么好感。李斯的一番话使他想起了一桩往事：六年前，秦始皇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封禅前，他把齐鲁地方的70名儒生召到泰山脚下，询问如何举行封禅仪式。儒生们商议后对他说：“古代封禅，用香蒲裹住车轮，以防止碰伤山上的土石草木；清扫地面，铺上枯草和稻秆后才祭祀。”秦始皇听了儒生之言，觉得言辞怪异，如此远道而来，哪有蒲轮车舆，大队人马上山，哪能不伤一草一木，不遭土地山石，分明是在捉弄我。秦始皇索性下令士兵斩草除木，开山辟路，然后率文武百官一齐上山，按秦国原来的礼仪封禅。封禅时遇到恶风暴雨，儒生们又借此非议、讥笑。六年前的往事，秦始皇始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今儒生们又以古非今，藐视自己，他不由得怒火万丈。对！应该将那些古书统统烧掉。秦始皇当即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并向全国颁布了焚书令。

焚书令颁布后，首先是在国都咸阳，接着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焚书的冲天大火，先秦的许多重要文献典籍，霎时间竹帛烟销，化作灰烬。

焚书的硝烟还未散尽，次年，又发生了从肉体上消灭儒生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令，明显地针对儒生，却使玩弄骗术的方士们感到紧张。方士卢生感到自己的骗术迟早会暴露，到时就会杀头暴尸，便和另一方士侯生商议谋划，他们把秦始皇痛骂一顿后，便逃之夭夭了。

秦始皇“费资巨万”以求仙人不死之药，药没有得到，反遭愚弄和嘲骂，不禁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我前些时候没收天下的书籍，不合时用的都烧掉，招徕许多文学方士，想要谋求国家的太平。卢生等人，我平常厚待并重赏赏赐，如今逃走还诽谤我，我派人去察问，有的还专门制造妖言，迷惑百姓。”

秦始皇咆哮一阵后，以方士们逃跑为理由，命令

御史对咸阳的儒生大加审讯，那些弱不禁风的儒生们哪里经得起酷吏的严刑拷打，一个个都把罪过推诿别人，就这样互相告发。告来告去，被拘捕的人就越来越多，秦始皇便在这些儒生中亲笔圈定了460人，以“妖言”、“诽谤”罪名将他们全部在咸阳郊野活埋处死。

书也烧了，人也埋了，无论是在朝的官吏还是在野的儒生，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唯有歌功颂德一事可做，哪里敢妄议秦始皇为政得失，甚至连思考一下也不敢，那岂不是等同于诽谤？弄不好将招来杀身之祸。秦始皇可能对此很得意，殊不知这实际上堵塞了言路，使他陷入了闭目塞听的境地。

当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起明清时代帝王利用“文字狱”屠杀文人真是小巫见大巫。但在明清时代，除了刀剑的寒光令文人们生畏以外，却还有着功名利禄向文人们发出诱人的微笑，更何况那时的文人们早已被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驯服得服服贴贴。而这些都是秦始皇的统治所没有的。这样，焚书坑儒就使文人们绝望了，他们失去了对秦王朝的信心。

不要小看这些文人书生，他们虽不能立马横刀，也不能种地稼穡，但他们饱读经史，懂得一些兴亡治乱的道理，能出谋划策，一旦他们走向反面，就成为危及这个政权的可怕力量。君不见张耳、陈余率先投于陈胜、吴广的起义队伍，为他们出谋划策，尤其是韩国儒生张良，更是帮助刘邦反抗抗楚的重要谋臣。所以宋代苏轼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简直是“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噬人”。秦只二世而亡，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巡游途中匆匆离开了人间，客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东南），终年50岁。在他死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统一的秦王朝也随他而去。秦始皇一生很得意，他统一了全国，他又很不得意，他想长生不死，但仙人不至，仙药未得，他想将他的江山传至子孙万世，但最终只二世而亡。看来，历史并不是哪个伟人手中的玩物，而是自有其发展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戴桂斌 陈代兴）

嫪 毐

嫪毐（？—前238）本是赵国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淫棍，但在秦王朝前期，却竟然受宠封侯，权倾朝野。之所以如此是得益于他的假宦官身份。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去世后，秦王政只有十三岁，吕不韦为相国，事无大小皆决于吕不韦。

面对这种局面，秦始皇的母后认为：自己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只有笼络住吕不韦，才能保住嬴氏江山，便让吕不韦常以商讨国事为名出入甘泉宫幽会。

过了几年，秦王政逐渐长大，吕不韦害怕引火烧身，他打听到嫪毐是个“大阴人”时，便产生了“以嫪代吕”的想法。

他将嫪毐召到自己门下作为幕僚，并四处张扬嫪毐的淫名，用以勾引太后。果然，太后有所耳闻，并打听到他是吕不韦的门客，便私下里找到吕不韦，希望得到他。经过一番密谋，二人订下一条“妙计”：由吕不韦指使人去告发嫪毐犯了重罪，处以腐刑，而太后则暗地里用重金贿赂主持腐刑的官吏，实行假阉割，只拔去嫪毐的须眉。这样，他就可以以宦官的身份进入内廷，侍奉太后了。

不久，太后怀孕了。眼看丑事就要暴露，太后又想出了一条妙计：她假装病重，借秦王政为其延医进药、求神问卜之机，让嫪毐重贿卜卦之人，令其诡称太后的病是中了宫中的邪气引起的，应该到西方去避灾。于是，太后便带上嫪毐作为贴身侍从，徙居距咸阳二百多里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南）。从此，他们更是肆无忌惮，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生育了两个孩子。为了保密，他们筑起密室，把孩子养了起来。

这样，嫪毐便牢牢控制住了太后。太后不仅自己对嫪毐厚加封赏，言听计从，而且还在秦王政面前替他邀功请赏，不明底细的秦王按照母亲的意思，封嫪毐为长信侯，将山阳城（今河南修武县西北）赏给他居住，后来又把他迁到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赏给他作封国。王室的官猎，他可以随意占用，车马可以任意乘坐，衣冠可以随便穿戴，国王的园林也任他驰马打猎……“事无大小皆取决于嫪”。此时的嫪毐已摇身一变，成为可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朝中新贵了。

如果嫪毐至此止步，那么他充其量也只是个登徒子之流。但是，佞幸小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嫪毐不满足于现在的地位，他野心勃勃地将手伸向了最高统治权。

在政治上，他有赵太后作靠山，许多趋炎附势之徒都来投靠他，想通过他的影响往上爬，在经济上，他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可用来养家做，结交权贵。没用多久，嫪毐已经积蓄“家僮数千人，请客求官为寮舍人千余人。”

为了加快覆国夺权的步伐，嫪毐不惜以重金贿赂朝中贵权作为党羽和耳目，就连当时担任卫尉（掌管宫廷卫队）的竭、担任内史（掌管京师的官）的肆以及任中大夫令的齐都成了他的死党，宫中的事情，甚至秦王政和吕不韦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嫪毐集团的崛起，直接削弱了吕不韦集团的势力。两家的宾客、家奴互相谩骂、攻击，双方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老百姓也不知天下将归于谁氏还是吕氏。窃窃私问：“与嫪氏乎？与吕氏乎？”一时间，国内人心思动，秦王朝国势的稳固受到了威胁。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嫪毐这种无耻之徒，一旦小人得志，顿觉不可一世，飞扬跋扈，气

李 斯

李斯(?—前208),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大蔡(今河南上蔡县)人。秦代杰出的政治家。

李斯的一生可以说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李斯年轻时的家境不甚优越,早年在郡国干些小吏之类的佐属小吏,掌管乡级文书,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当差。李斯颇不满足于这种斗食小吏的境况。有一次,他看见吏所茅厕中有鼠偷吃屎,每见人来狗往便惊恐奔逃,而当它走进粮仓发现有鼠在吃粮食,老鼠安然无惊弓之态。他不禁感叹人生如鼠辈,生活境遇有差别,关键是看自己是否有才能选择一个得以发挥自己优势的有力位置。李斯再也不甘心自己眼前的处境,立志要在社会生活中占据对自己生存和发展有利的地位。

李斯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变化激剧的历史时代,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未来表示极大的关注,形成了各自的思想主张,促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局面。李斯经过慎重考虑,决心拜在儒学大师荀况门下,学习帝王之术。

荀况是我国战国末年最著名的儒学大师,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主要问题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尤其是对于统治阶级如何驾驭劳动人民的帝王之术很有研究,可以为当时诸侯兼称雄提供理论依据。经过学习,李斯在其师荀卿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荀卿为人治学,谈论霸业,主张以仁义为本,杂以霸道威势。李斯恰恰相反,他特别推崇秦穆公以后的秦国政治,主张富国强兵,严以治法,以威势压倒诸侯国,而不以仁义为先导。

李斯主张学以致用,可是到哪里才会找到用武之地?李斯认为,关东六国都是旧势力强大,对变革理论不感兴趣,在他看来,秦国是最适合于他施展帝王之术的地方。他在与其师荀卿道别时,非常坦率地把自己的心迹表明出来:

“当今诸侯兼争雄,正是游士说客成事的时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秦王思兼并天下、一统而治,这更是百姓和说客趋之若鹜的大好时机,今日弟子若甘居卑贱之位而无所作为,岂不成了徒具人面而实如无知禽兽吗?常言道:耻辱莫过于卑贱,悲哀莫过于穷窘。长期居于卑贱的地位,受尽困辱,愤世疾俗而耻谈利益,空抒无为而孤芳自赏,不是有志士人的内心所愿。弟子考虑再三,打算西行入秦,游说秦王,学以致用,以成霸业。”

李斯这番话深刻反映了他个人的果敢与智慧。

来到秦国,秦庄襄王刚好死去,秦王嬴政继位,秦王政年幼,秦国大政主要委托丞相文信侯吕不韦主持。李斯想尽办法接近吕不韦,做了吕不韦门客。吕

焰非常嚣张。据说,有一次,嫪毐与一些宫中侍卫、朝中贵权酗酒赌博,与人发生争执,他狂妄地怒斥那人说:“我是当今秦王的假父,你这种卑贱的东西怎么敢与我对抗!”那人慌忙逃走,到秦王政那里,将嫪毐并非真宦官、常与太后私通并生了两个孩子藏在东宫中的事,意欲谋反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秦王政。嬴政意识到情况的严重,忙派官吏进行调查,结果证明情况属实,而且此事还牵连涉及他的“仲父”吕不韦。秦王勃然大怒,他要对吕、嫪集团采取行动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嬴政已经二十二岁了。四月间,他来到建有祖庙的故都雍城,要在这里举行成年礼,并宣布从此亲政。作为预防措施,他派大将王翦率三万大军屯于岐山。

秦王的亲政对嫪毐的夺权计划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就在己酉这天,秦王正式行完冠礼之后,嫪毐盗用秦王及太后的印信,假称秦王和太后的旨意,调集雍城士兵、禁卫军、宫中马队、戎族和狄族的首领以及自己门下的舍人,扬言有人谋害秦王,准备包围、攻打嬴政居住的蕲年宫。

此时的秦王,一面派飞骑到岐山调动王翦的兵马,一面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带领士卒攻打嫪毐的部队。双方战于雍城北五里的渭城。嫪部被斩首数百,大败而逃。嬴政随即诏令全国:生擒嫪毐者,赏钱百万;杀死他,赏五十万。不久,就将嫪毐等人活捉。

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被平息了。

对政变的主犯,嬴政毫不手软。嫪毐被处以车裂的酷刑,他和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装进袋中“扑杀”了。嫪毐的死党二十余人,皆枭首示众,其余舍人,为恶不大者,罚其到宗庙服苦役三年。因此与嫪毐有牵连而被“夺爵迁蜀”者达四千余户。

嫪毐这个跳梁小丑连同他的帝王梦一同化为了泡影。

但嬴政并不就此罢手,他抓住这个机会,以此为突破口,先后软禁赵太后、罢吕不韦相国之职并最终逼得他服毒自尽,为他自己今后专断朝政铺平了道路。

至此,秦王朝统一航程中的暗礁被彻底清除了。

嫪毐以一市井无赖充太后男宠起家,进而封国封侯,把持朝政,他根本无力、也不可能施行有利于国家统一大业的政策、措施,相反,只能给国家的政局造成动荡,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他经过长期谋划,突然发动的叛乱,更是几乎葬送了国势强盛的秦国政权及其即将完成的统一大业,危害是极大的。但是,要阴谋、搞诡计、密谋叛乱、祸国殃民,终究是要失败的。嫪毐之流的丑类,最终只能是身败名裂,遭万世唾弃。

(姜 玮 陈代兴)

不韦很器重他，把他任为郎官。这样，便使李斯有了参议政事的机会，得以向秦王游说。向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

秦穆公时代关东六国的诸侯尚强，而且周室王朝还有一定的感召力，因而秦穆公不能称霸而一统天下。然而，自秦孝王之后，周室王朝日渐衰微，失去了威信。诸侯国之间又互相攻讦兼并，战争不断，关东六国国力越发孱弱，而秦国经过穆公以后六代国君的苦心经营，秦国势力已跃居诸侯国之首位。凭着秦国当今的强盛和秦王的贤明，消灭诸侯国而一统天下，这造就千秋万代伟业的机遇已经来了。今天若怠慢而无所紧迫，错过时机，等诸侯国再强盛起来了，合纵对秦固，那时即使有黄帝般的贤明智慧，也无法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了。

秦王对李斯的建议很感兴趣，于是任命李斯为长史之职，专门出谋划策，对他的称霸策略言听计从。为此，首先对关东六国进行一系列颠覆和离间活动：

暗中派谋士带着金银珠宝到各诸侯国去游说，对各国著名人士进行利诱胁迫，能用珠宝收买的就行贿，不能被收买的就暗杀。在各国君主与名臣名将之间制造种种谣言和假象，分化瓦解君臣关系，使君臣猜疑，互不信任。

秦王对此非常赞赏，擢其为客卿，就这样，李斯由吕不韦门人一跃而成为秦王的客卿，这是他在秦国政治生涯中崭露头角的关键一步。从此之后，他便成为秦王消灭六国的重要谋臣。

李斯在秦国正飞黄腾达之际，也一度出现过阴影。

当时，在秦国设法去离间别国的同时，东方各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秦国进行颠覆活动。韩国就派谋士郑国到秦国以兴修水利为名，实际上是想耗费秦的国力，离间其君民关系。

郑国在秦的活动被发觉之后，秦王十分恼火，认为外来谋士来历不明，很不可靠，而秦王宗室大臣们眼看外来谋士客卿一个个受宠位尊非常生气，便群起而攻之，向秦王痛陈收留客卿谋士之弊，一致认为：诸侯国人来秦国当客卿者，大抵都是为其祖国来秦国游说离间的，应当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去，否则养虎遗患。秦王觉得这看法很有道理，便在秦王十年（前237）下逐客令，要求所有在秦的诸侯国谋士客卿全部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眼看好不容易奋斗得到的地位竟化为乌有，李斯内心十分悲愤，在他看来，象自己这样的客卿才是秦国振兴发达的栋梁之材。在沉闷之中，他上书秦王，对逐客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写下了他的传世名作《谏逐客书》。

在这篇上书中，李斯总结了秦国自穆公以来，孝公、惠王、昭王都因为客卿之助才得以国富民强的历史经验。他在谏文中生动淋漓地渲染了历代客卿为秦国所作的贡献，他们就象珍珠宝物一样，虽不产于秦，然而，秦国用之，大受其益，如若把客卿谋士们

驱逐出去，等于把智慧和珠宝奉献敌国，只会增强敌人的势力而对自己国家没有半点好处。李斯痛陈秦国正处在一个蚕食诸侯、争霸天下的历史关头，应当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只要大胆信任这些宾客，对秦国之霸业将大有好处。

奏书上呈好久没有结果，李斯无可奈何，准备离开秦国，行至骊邑，不料秦王又派人追来，请他回去。李斯又成功了。秦王废除了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

李斯对诱发逐客令的祸水韩国非常痛恨，认为这个居于秦国近邻的小国，心怀不轨对秦国统一很不利。于是他建议秦王先攻打韩国，以威胁其它诸侯国。秦王也认为要统一六国，首先得把脚边的这颗钉子——韩国拔掉。李斯自告奋勇要求到韩国去游说韩王，逼其就范。李斯尚未启程，韩王听到这消息惊恐不已，赶忙找来韩国著名公子韩非商讨对策。

韩非也是荀况的学生，也学过帝王之术，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希望把自己的祖国从战乱兼并的狭缝中解救出来。秦王十一年（前236），韩非致书秦王，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韩国三十多年如一日，尊奉贵国，出则为贵国征伐从军，入则恭礼谦让，可谓仁至义尽。而今贵国却派强大军队来谋取韩国，这样做恐怕会招来天下结怨，最后好处还是归于赵国了。况且我们韩国入贡贵国无异于贵国的地方属郡，今天，我听说贵国幸臣李斯策划攻打韩国，用心太狠。而今齐、赵国正聚集士卒，招养客徒，一再申明如果不及及时削弱秦国势力，则诸侯社稷无保，宗庙必亡，正号召各国合纵抗秦，这已非一日之计了。贵国放弃赵国这一大敌而派幸臣来谋取韩国，那么天下百姓皆响应赵国的号召，合纵向西，与秦为敌。……依愚臣所见，贵国也不一定强于齐赵两国，因而恳请大王深思熟虑，一旦发兵为诸侯国所知，后果就不堪设想！”

韩非的上书引起了秦王的重视，秦王把韩非的奏书给李斯看，征求李斯的意见，李斯竭力反对韩非的建议。

李斯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腹之患，不可不先除掉它。韩国虽然表面上臣服于秦国，但内心一直很仇视秦国，若一旦秦国与他国战争爆发，难保韩国不反戈一击。届时，诚如人之心腹病患一样，发作起来就危险了。因此李斯坚决要求消灭韩国。李斯还就如何消灭韩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秦国要消灭韩国，若出师无名，韩国准会用相互友善的关系来搪塞求情，还是让我到韩国去见韩王，请他来朝见大王。韩王一来便把他软禁起来，再假其旨把韩国重臣逐一召到秦国，则秦国可拿人质慢慢分割韩国。另外，在东部边境驻扎重兵，严以待命，诸侯国未知去向将往哪边，这样齐国必然恐惧，而楚魏便举棋不定，秦国不发一兵一卒而韩国自然消亡。以后秦国便可蚕食诸侯，各个击破，赵国也就不用心了。”

李斯的策划被秦王采纳了，秦王派他亲自到韩国去。李斯来到韩国，韩国君臣都知道李斯是谋取韩国的主要策划者。韩王不想见他，李斯向韩王上书，痛陈韩秦交好的历史和利益，警告韩国若象过去那样背叛秦国就自食其果。而且秦国无心与韩国为敌，目标只是对赵，只要韩王到秦国与秦王相见定计，制定信约，那秦国就放心了。尽管李斯的游说如此天衣无缝，可是韩王还是不见他。李斯只好灰溜溜地回到秦国。

李斯认为自己使韩失败，障碍是韩非。现在如果要谋取韩国，必先谋得韩非，使他离开韩国。是时，秦王多次读到韩非的文章，深为叹服，惋惜人才不在麾下。李斯便趁机向秦王建议，邀请韩非到秦国来。秦王十四年（前233），韩非应邀出使到秦国。韩王对他很欣赏，觉得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因为两国正处在矛盾即将激化的过程中，秦王不敢信任和重用他。当时李斯迫切要求秦王谋取韩国，只恨韩王久不见他而使计划泡汤。韩非来到秦国后，仍然站在韩国的立场上劝告秦王，对当时热衷于李斯这一兼并策略的姚贾非常不满，姚贾是秦王的红人，自告奋勇到关东去离间诸侯国，韩非在秦王面前大大数落他的不是，李斯于是联合姚贾，一齐到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认为韩非此行至秦，还是站在韩国的立场上，秦国用他一定会坏事，而不用他，把他留久了，让他熟悉了秦国的情况再回到韩国，这更会给秦国留下后患，不如借故杀了他。秦王觉得李斯、姚贾讲的有道理，把韩非打入牢狱治罪。韩非被关押在云阳狱中，李斯担心秦王侧隐而释放他，于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令其自杀。韩非想向秦王面陈原委却不得见，迫不得已，只好自杀。尔后秦王果然后悔，下令释放韩非，但他已经自杀了。

韩王闻知韩非惨死秦国，知道大事不好，于是来到秦国，称臣拜服。李斯见自己的策划得以实现，十分得意，在秦国的地位由此也很快升迁至廷尉。

韩王的屈服使秦国兼并关东的行动迈开了第一步，李斯协助秦王对各国展开了吞并活动，一方面以强大的军队进行压迫、进攻；另一方面从各国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削弱各国战斗力。秦王二十六年（前221），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秦国终于彻底消灭韩、赵、魏、楚、齐、燕等关东六国，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

国。秦王政以为自己功业高于三皇五帝，因而企图万世之业，被李斯等群臣捧为始皇帝，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国的统治者。李斯因为在策划兼并六国过程中，功勋卓著，被秦始皇任命为丞相。至此，李斯由上蔡一介布衣斗食小吏，经过近三十年的人生奋斗，终于爬到了封建社会臣民所艳羡不已的丞相官位，实现了他当初告别其师荀况时的一番愿望。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巩固新生的统一政权，

对战后混乱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善后安置工作，李斯积极地推行秦始皇的政策。

首先，为防止关东六国旧贵族的复辟活动，将六国的贵族迁至关中并控制起来，将全国各地的兵器全部收集销毁，以示太平一统不再有战争了。这样做的确使旧贵族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安定社会混乱的局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对关东六国混乱不一的度量衡和文字等进行统一厘定，以秦国旧制为本，参照六国有可取的地方，加以综合统一。李斯对这项巨大的统一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尤其对统一文字，他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自己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秦统一前，各国文字异形，统一后，为了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统治，统一文字是件非常迫切的工作。李斯对文字颇有研究，认为古人作大篆流行于世，人们由于时间久远渐渐认不出来了，应当加以删改简化，取其合理部分，变成一种新的字体，即小篆。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苍颉篇》颁行全国，供人们练习新文字作样板。这一点是颇为值得称道的。

秦王朝为巩固统一政权，采取的最重要政策还是建立郡县制。为维护这种新生制度，对敢于诋毁它的厚古薄今的儒士学子不惜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这在中國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咸阳宫中大摆宴席。博士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大加吹捧，而齐人淳于越却提出了异议，认为秦国应象西周那样裂土而封，对子弟功臣为支辅而藩屏皇室，这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今秦统一后，功臣和宗室子弟不得分封，形同匹夫，这样的集权一旦出现过去齐国田常和晋国六卿那样的权臣，皇室无辅助藩屏的力量，那就太危险了。他数落周青臣只会阿谀奉承，不讲实话。淳于越劝秦始皇借鉴学习古人。秦始皇见群臣中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而且丞相王绾在统一时曾经也认为分封王子、藩屏皇室是必要的，于是征求李斯的看法。李斯力排众议，支持周青臣，认为淳于越这些人只会谈古书，借古事乱发挥，厚古薄今，不值得听信。李斯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大一统政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国家政权的基本体制问题上，他的看法显然过于看重了自己的权势而忽视了民生问题。事实上，秦国之所以迅速败亡，一方面不行仁政，对百姓过于苛刻，另一方面把六国贵族和全国百姓视为共同敌人，结果导致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演变成六国贵族的复辟运动。这一悲惨结局，李斯作为这种政权体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无疑要负一定的历史责任。

李斯不仅对淳于越借古讽今、反对郡县特别厌恶，而且认为其根源是中了古书的毒害，因而，他建议秦始皇焚烧这些儒生借以发挥的诸子古书。秦始皇坚决支持李斯这种断然措施，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焚书运动。当时要求焚烧的古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各诸侯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

《书》和诸子家语。至于秦国史书和医药、卜筮、园艺种植之类的书籍，则未被列入焚烧之内。焚书引起了儒者学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纷纷谴责这种摧残文化的行为。那些被秦始皇派去寻找长生药的儒生，则不但没有为他找药，而且还大肆诅咒他早死。秦始皇对此愤慨不已，于是继焚书之后的第二年，又在咸阳大肆坑杀议朝政的儒生数百人。焚书坑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文化和文人进行残酷围剿的专制行为。罪魁祸首是秦始皇，“自是儒生千古一劫，难辞其咎者秦始皇也。”但李斯发其端，助其焰，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秦始皇统一后的很长时间内，李斯竭力为这个新生帝国出谋划策，有时不惜推行一些极端的政策，其中有些虽于统一有功，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却是灾难。可能功过参半。他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道议定了皇帝名号，制订了有关的礼仪和法律，是郡县制的主要推行者，对巩固统一的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主张和发起的焚书坑儒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极端措施，造成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一页。

随着李斯的地位升迁至极，家人也受宠不已。他的长子李由成为秦国三川郡守，其他男孩大都尚娶秦国宗室公主，女儿都嫁给宗室公子。这是李斯当初也许不曾料及的荣华富贵。就他个人来说，他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事情总是变化发展的，物极必反是真理。有则小插曲足以窥见他的这种心态：

有一次，长子李由从三川郡告假回咸阳，李斯在家中大摆宴席，朝廷百官都来祝贺，门庭若市。李斯不禁唱叹道：“以前我听荀卿先生说过，事物不可过份繁荣茂盛，事物到了极点也就必然要衰败下去的。我李斯本是上蔡百姓，承蒙皇上厚宠，恩宠至今日的地位，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于巡察四方民情，镇压东南方向盛传的“皇气”，秦始皇巡游至会稽郡，然后沿北海行至琅琊，秦始皇这种炫耀威势的做法，目的是压住潜在的危机。因此，这一巡游是具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等宠臣都在随从之列，负责掌管出巡期间的一切行政大事。当时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扶苏因为对焚书坑儒一事与秦始皇意见不合，被派往北方边郡当监军，秦国大将蒙恬在那里主持与匈奴的战事。幼子胡亥最受始皇宠爱，请求随行，得到了许可。行至平原津，秦始皇得了中风重病，他自知病将不起，下诏书传命边郡当监军的扶苏速回咸阳准备后事并嗣帝位。中车府令赵高将诏书密封起来，没有交给使者，静观事态的发展。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逝，随行人员除赵高、李斯、胡亥和五、六个近侍宦官外，其他人并不明白事情真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巡察中病死，身边没有太子，不宜发表，应对群臣保密，于是一方面令亲信宦官对始皇饮食供奉如前，另一方面，为防止尸体腐烂溢臭，令人装了车两车鲍鱼于始皇

巡车前后，掩盖真相。

中车府令赵高扣下始皇诏书后，便与胡亥暗中合谋，商定如何篡位，但惧怕丞相李斯不合作。胡亥和赵高找到李斯商量确定皇位继承人问题。李斯本来不曾考虑过胡亥的继承问题，但看到胡亥、赵高对争夺皇位已有准备，势在必得，表示愿意支持和合作。于是，胡亥继承皇位也就顺理成章了。李斯和赵高立即伪造始皇诏书，赐扶苏、蒙恬自杀。

扶苏为人过份老实厚道，听说始皇已死很受伤心，怨责自己当初不当与父亲斗气，对赐死诏书也未加深思便自杀了。

蒙恬老将，怀疑诏书有诈，要求面见始皇之后才自杀，结果被李斯、赵高等迫害死在咸阳狱中。

始皇的巡车到达咸阳，一切布置就绪，才向天下发表，胡亥爬上了皇帝的宝座，号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这是一个联系外朝和皇帝的中枢之职，最易挟天子以令群臣。赵高劝二世更改始皇时的法律，对冒犯他们的正直大臣和宗室诸公子，都由赵高亲自处理，赵高究狱穷治，朝廷名臣、名将和皇始子女洗劫一空，大批财物被掠夺到二世的府库中，被李斯、赵高扶植起来的昏君秦二世，在赵高的怂恿之下，使秦王朝一天夭迈向灭亡的深渊。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军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举起了推翻秦王朝暴政的旗帜。他们用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名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一时天下云集响应，起义军攻城拔寨，迅速逼近咸阳，形势十分严峻。

李斯看到秦王朝已面临灭顶之灾，十分焦虑，不断向秦二世提出忠告。秦二世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戏辱他。

当时李斯长子李由所辖的三川郡正遭受起义军的迅猛进攻，李由之部无法抵挡起义军的进攻，于是二世派少府章邯放出骊山的十万刑徒与起义军作战。在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扼住了起义军的前锋，起义军由于孤军深入，缺乏战斗经验，遭到秦军的反扑。秦军收复了三川郡属地，朝廷派使者来弹劾三川郡官吏，满朝文武都讥讽李斯身为三公至尊，儿子李由又为三川郡守，竟然放任起义军到如此猖獗的地步，罪责重大。李斯怯于朝廷官僚的指责，对秦二世更加委屈求全。他不再象过去那样顶天立地地忠告秦二世了，反而劝二世对臣民行督责之术，绳之以法。于是二世对百姓督责更严，压迫更甚，忠臣多被杀戮，奸佞多被宠幸，人妖颠倒，是非不分。

秦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偷生，李斯也在惴惴不安中度日。然而，秦二世、赵高的毒手最终伸向他了，赵高为了彻底控制秦二世，迫不及待地要扫除李斯这一障碍。他巧妙地设下陷阱，使李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

赵高劝秦二世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一切大事由他支撑着。昏君二世更加沉湎于声色犬马的荒淫生活，不理朝政。李斯无法接近他，便向赵高表白自己

对秦王朝的忠心和对二世的一些微辞。赵高佯作同情支持，答应帮他通报二世，使他有朝一日能直接呈禀。暗地里赵高却正算计着借二世之手打击和消灭这个政敌。他终于瞄准了一个机会：秦二世正与宫女寻欢作乐的时候，赵高约李斯去呈禀秦二世，李斯就象当年呈禀始皇一样，对秦二世不厌其烦地痛陈秦王朝的危机和一个王朝老臣的忠心。结果招致秦二世更加深恶痛绝，赵高趁机添盐加醋地诬陷李斯父子私通起义军，制造冤狱。

而当李斯警觉之后，他竭力在秦二世面前揭露奸佞的赵高，这时已为时太晚了，秦二世不但不开罪赵高，反而吹捧他是最大的忠臣。赵高终于把政敌李斯巧妙地转移到了昏君秦二世的对立面。秦二世下令严厉查办李斯父子。赵高利用种种逼供、套语和严刑，终于使李斯就范，承认种种罪名，可怜李斯满门拘捕，牵连宾客，李由来不及被使者逮捕，就被新的一支起义军项梁部所斩杀于三川郡。

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李斯被腰斩，满门伏诛，他被枷出狱，在咸阳市中与次子抱头痛哭。这时的他似乎泛起了对人生的无限眷恋，眷恋三十多年前在上蔡与妻儿共度的朴素安宁的田园生活，痛惜自己为秦的霸业呕心沥血，立下卓越功勋，最终却落得这种可悲的结局。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更可悲的是他致死也没有认识到他所精心加固的专制政体最终像吃人的老虎一样会吃到他自己的头上！

看来，作为军事将领光懂军事还不行，还必须懂政治，只有清醒地看出自己所维护的政治体制的利弊得失，才能凭借其手中的利剑，扶正去邪，安邦定国。

（龚一氓 陈代兴）

蒙 恬

蒙恬（？—前210）出生于一个军旅之家。祖父蒙骜，原来是齐国人，因为不满齐国的腐败，便投奔了励精图治的秦昭王，受到秦昭王的信任，拜他为上卿。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即位以后，蒙骜被提拔为秦将，率领军队伐韩，攻占了韩国的军事要地成皋（今河南巩县东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第二年，又出兵伐赵，夺取了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东北）等三十七座城池，占有了赵国西部近一半的国土。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这便是后来的秦始皇了。蒙骜被委以重任，拜为将军。这一年他平定了晋阳的叛乱。过了三年，蒙骜又率兵攻韩，取得了十三座城池，沉重地打击了韩国的国力。公元前242年，蒙骜率领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夹攻魏国，连得二十城，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郡。蒙恬的父亲蒙武，也是秦朝名将。曾于公元前224年奉命协同老将王翦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杀了项燕，俘虏了楚王

负刍。

蒙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名将的家庭，从小受到先辈的军事教育，耳濡目染，逐渐地明白了治军之道。蒙恬从小很聪明，学习过狱法，做过狱官，公元前221年，蒙恬因为家世，被授与秦将并于这一年与王贲带领军队攻伐齐国。齐国在当时仍然有一定实力，国土数千里，军队有几十万。针对这种情况，蒙恬与王贲采取了避实击虚、攻其不备的战术，躲开齐国主力防守的西线，重点进攻防守薄弱的北部，然后直取齐国都城临淄。齐国完全没有想到蒙恬会来这一手，根本来不及组织抵抗，蒙恬、王贲很快就攻进了临淄，一举消灭了齐国。这一仗打得很漂亮，蒙恬脱颖而出，受到秦王政的重用，拜他为内史，掌管都城咸阳的政务与治安。

齐国灭亡以后，秦国取得了兼并战争的最后一胜利，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一国家，然而在北方却时时受到匈奴的骚扰。匈奴是我国古代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很早就活跃在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从战国以来，匈奴就趁中原地区处于战乱割据纷争不断的状态时，不断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就归匈奴占去了，对秦的后方造成了很大威胁。秦始皇为了解除匈奴对中原的侵扰，巩固地方边境，维护国家的统一，决定北击匈奴。他任命蒙恬为主将，带领神将王离和杨翁子，统率三十万大军，从咸阳出发，到达上郡（今陕西榆林南），开始北击匈奴的征程，为了争取主动、克敌制胜，蒙恬在上郡先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蒙恬出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原则，乘匈奴兵没有防备，突然出击，长驱直入，横扫塞外，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和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大片地区，设置了四十四个县。这一仗以后，蒙恬率领部队渡过了黄河，继续乘胜追击匈奴，接连收复了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的狼山口）、阳山和北假（今内蒙古乌加河和乌梁素海一带）以及到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又设了三十四个县。蒙恬反击匈奴的胜利，解除了匈奴的侵扰和破坏，使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摆脱兵灾的困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促进了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尽管如此，匈奴的实力并没有受到彻底的打击，它对内地的威胁仍然存在。为了时刻防止匈奴的骚扰和侵袭，秦始皇任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蒙恬督率数十万军士和民夫，在秦、赵、燕原来修筑的边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增补、新建，把北方的边城连在了一起。长城由三段组成：西北一段，西南起于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到九原，北边一段由高阙至代郡以北，东